

On the Original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Kept in the Yunju Monastery: A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First Chapter

Yoke Meei Choong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Luozhao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the bilingual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kept in the Yunju Monastery. He claimed that this version was the first Tangut text, of which translations were directly rendered from Sanskrit. Since Luozhao published only the Chinese and not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Yunju version, one is left with just the possibility of looking into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ther his claim is true or not. By compar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Yunju version with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editions of the *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including those kept i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Canons, that is two Sanskrit recensions A and B, their corresponding Tibetan translations, and on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Yunju version i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And the Tibetan portion stands very close to Sanskrit recension B kept in the Tibetan Canon.

Key words: *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Yunju-version, Luozhao, the First Chapter, Tangut translation



論雲居寺漢譯《寶德藏經》的翻譯底本問題

—以第一品為討論中心—

宗玉嫩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摘要

羅炤在〈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一文(以下簡稱《雲居寺本》)認為此《雲居寺本》「提供了西夏自梵本直接譯經的第一個確證」。由於羅炤出版的《雲居寺本》只有漢譯的部份，無法確知其合璧的藏譯本的情形，因此羅炤的說法正確與否，只能從漢譯本著手，探究此漢譯本究竟是譯自梵語本還是藏譯本。本文將《雲居寺本》，即漢譯的部份，與現存已出版的藏譯本 Tib.A 和 B 比對，除了能看出《雲居寺本》與藏譯的關係，也能找出合璧的藏譯與 Tib.A 和 B 之間的差異。再從漢譯的譯詞、字句的次序以及內容的表達方式試圖判斷，《雲居寺本》(漢譯的部份)是譯自藏譯本。

為了探究《雲居寺本》的翻譯是否也受到梵語本的影響，比對中也納入現今已出版的梵語本 - RgsA 和 B -。加上梵語本的比對除了能確知《雲居寺本》是較靠近梵語本，還是藏譯本，還能知道它是較接近傳本 A 還是 B。

在《雲居寺本》與上面所說的四個傳本不一致的地方，也考慮它的譯者是否有參考收入於《大正藏》法賢所譯之《寶德藏經》。

關鍵詞：《寶德藏經》、雲居寺本、羅炤、第一品、西夏譯經

《寶德藏經》是指梵語名稱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的原典以及其對應的漢、藏譯本。漢譯本的全名是《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由宋朝法賢所翻譯，被收入《大正藏》經號第 229 (以下簡稱《法賢本》)。已出版的梵語本有兩種傳本，分別由 Yuyama (傳本 A，以下簡稱 RgsA) 和 Obermiller (傳本 B，以下簡稱 RgsB) 所校勘。¹Yuyama 的校勘本另附有藏譯 A 傳本，即敦煌藏譯本(以下簡稱 Tib.A)；而 Obermiller 的校勘本則附上藏譯 B 傳本，即現存保留在甘珠爾的藏譯本(以下簡稱 Tib.B)。後來 Yuyama 又重新校勘了梵語傳本 B 的第一與第二品，並且對此二品的藏譯也用了各種版本(包括敦煌寫本)做了比對。²除了上述《寶德藏經》的傳本外，另一未被收錄在《大藏經》，而且內容差異頗大的，則是羅炤一九八一年三月所發現，收藏在北京市房山縣雲居寺文物保管所的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

一、《雲居寺本》簡介

此藏漢合璧《寶德藏經》只有漢譯的部分出版於羅炤，〈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以下簡稱《雲居寺本》)。至於藏譯部分，名為 '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yon tan rin po che bsud pa tshig su bcad pa，很可惜卻一直未見出版。羅炤根據此經在題記中一句「制義去邪」而推論此經為西夏仁宗仁孝(1140-1193)年間所譯。他另從板式、紙張和字體判斷為明朝正統十二年(1447)的重刊本。³題記中提到參加翻譯的有西夏的佛教學院諸譯師，還有「路贊訛」，羅炤推論「路贊訛」為藏語的 lotsāwa，意為「譯師」，應指西藏譯師，還

¹ 見 E. Obermiller ed.,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Delhi: Sri Satguru, 1992); Akira Yuyama ed.,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² 刊登於 Akira Yuyama, 1977,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Rgs)," Lewis Lancaster ed.,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ur of Edward Conz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203-218.

³ 見羅炤，〈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考略〉，《世界宗教研究》，第 14 卷第 4 期 (北京：1983 年)，頁 5 和 8。

有一些印度譯師如幾位羅炤辨認其梵語名字為 Ānandakīrti 與 Jayānanda。由於後二者各被提到「梵譯」與「親執梵本證義」，再加上其中參於翻譯者有「鉢彌怛」(paṇḍita)，即懂梵文的譯師的頭銜，所以羅炤深信此經是自梵文本直接譯出。羅炤又根據《雲居寺本》每句十一漢字，與其合璧的藏譯字數相同，而一句十一字在漢譯佛典極為罕見，但在西夏文佛典則有此型式，因此斷定此《雲居寺本》是先從梵語譯成西夏文，而後再仿照西夏譯本的格式從梵語譯成藏文與漢文。⁴雖然羅炤很清楚，西夏文佛經絕大多數譯自漢譯《開寶藏》，但他一點也不懷疑自己的推論，而認為此《雲居寺本》「提供了西夏自梵本直接譯經的第一個確證」。

其實，有懂梵文的譯師參於翻譯，甚至在翻譯過程中有譯師負責「梵譯」與「親執梵本證義」，並不意謂《雲居寺本》所有語言的譯本都是直接譯自梵語本。如羅炤所說，在西夏仁宗仁孝末期(1189)西夏境內有西夏、藏、漢三種文字的對譯佛經。此《雲居寺本》也是藏漢合璧的經典，若此《雲居寺本》如羅炤所推論的，原本還有西夏文的對譯本，題記中所提到的「梵譯」不一定指西夏、藏和漢譯都從梵本譯出，因為單對漢譯部分的研究(只有漢譯部份已出版)也可以證明此漢譯並不如羅炤所認為的，是譯自梵語本，反而有許多跡象顯示，它是譯自藏譯本。即使有譯師負責「梵譯」與「親執梵本證義」，他們也有可能先從梵語本翻譯成藏文本，然後才譯成其他兩種語言的譯本。或以當時現存的藏譯本為底本，而「親執梵本證義」只是檢查原本藏譯與梵語本的出入，至於「梵譯」只是在有出入的地方稍微修改原先的藏譯本而已。更何況漢譯極少譯成十一字一句的偈頌，這顯然完全為了配合藏譯的字數而造成。西夏文也有十一字一句的經典，有可能也是為了配合藏譯的緣故，亦是譯自藏譯。參與翻譯的諸譯師為什麼不三種語言都直接譯自梵語本，最可能的理由是：在這些譯師中沒有同時懂梵、藏、漢與西夏文三或四種語言者，非常可能懂梵文的是西藏譯師，而其他譯師只懂藏、漢或藏、西夏文或漢、西夏文。換句話說，《雲居寺本》可能是以當時現

⁴ 見羅炤，〈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考略〉，頁 6-7。

存的藏譯本譯成其他兩種語言，或先從梵語本譯成藏文，然後再從藏譯本譯成漢文和西夏文。這並不排除西夏文有可能是再從漢譯本譯出，因為第二個推論與西夏文佛經譯自漢文的傳統一致。

二、研究方法

由於現今出版的《雲居寺本》只有漢譯的部份，無法確知其合璧的藏譯本的情形，因此羅炤的說法正確與否，只能從漢譯本着手，探究此漢譯本究竟是譯自梵語本還是藏譯本。《雲居寺本》藏譯的部份雖然還未出版，但它與已出版的 Tib.A 和 B 既屬同一部經，應該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本文將《雲居寺本》，即漢譯的部份，與 Tib.A 和 B 比對，除了能看出《雲居寺本》與藏譯的關係，也能找出合璧的藏譯與已出版的藏譯 - Tib.A 和 B - 間之差異。再從漢譯的譯詞、字句的次序以及內容的表達方式試圖判斷，《雲居寺本》(漢譯的部份)是譯自梵語或自藏譯。

爲了探究《雲居寺本》的翻譯是否也受到梵語本的影響，比對中也納入現今已出版的梵語本 - RgsA 和 B -，因爲《雲居寺本》的梵語底本與 RgsA 和 B 同屬一部經，應有許多相似處。加上梵語本的比對除了能確知《雲居寺本》是較靠近梵語本，還是藏譯本，還能知道它是較接近傳本 A 還是 B。

在《雲居寺本》與上面所說的四個傳本不一致的地方，也要考慮它的譯者是否有參考《法賢本》。《法賢本》內容上頗爲奇特，非常可能是譯者誤解或誤譯，因此在許多《法賢本》與其他傳本不一樣的地方，經常並非不同傳本所造成，可以不予與考慮。

由於羅炤的論文充滿了簡體字，我無法分辨，哪些是原本的字體，

⁵ 《法賢本》內容奇特，可能是譯者誤解與誤譯的情形可參考第五節(一)項(《雲居寺本》與 Tib.B 一致，與 RgsA,B 以及 Tib.A 不同)之第 2, 3, 8, 10 與 13，還有宗玉嫩，〈從《空品》看《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的關係〉《圓光佛學學報》第 12 期(台北：2007 年，12 月)，頁 66；宗玉嫩，〈《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關係探微——以第一品爲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 14 期(台北：2009 年，一月)，頁 47。

哪些是因在中國出版簡體字所造成的，因此本文有引用此論文的地方，都以正體字表現。

三、《雲居寺本》第一品之內容簡介

《寶德藏經》全是偈頌形式，內容被認為是《般若波羅蜜經》的提要。⁶第一品總共有 28 偈頌，每頌有四句，本文各以 a, b, c 和 d 標示。《雲居寺本》在偈頌開始時，有段散文：「爾時，世尊為諸圍繞四眾實令歡喜故，重示此勝慧到彼岸，即說偈言」。偈頌一是對般若波羅蜜的讚頌，二則是對佛禮讚。偈頌三和四說明聲聞弟子說(大乘)法都由他們的證悟所流出，而且都由佛所加持。五至八強調修般若波羅蜜應無所住而修，並且菩薩聽到菩提心與涅槃都無所有時，心不恐懼，才是住於般若波羅蜜。九：若菩薩執相而修，則不能信解無生，十：菩薩於五蘊無行無住而修，才是行無生智。十一：菩薩了達諸法自性，不起慢心，被過去佛所授記。十二：雖修行般若波羅蜜，卻了達無所行。十三：菩薩了達：若計度有無，是愚輩的作法。十四：五蘊與幻化不異。十五：修般若波羅蜜需親近善友，遠離惡友。十六和十八關於菩薩的定義：(十六)能破一切執以及(十八)大施、大智與大威德，能破一切魔。十七：摩訶薩的定義是眾中尊以及能除斷大見。十九：以魔術師的幻術譬喻眾生如幻。二十：五蘊非實有，本已解脫。二十一關於大乘的定義：大乘體大如虛空，能令諸有情度苦厄。二十二：以火的譬喻說明所乘的方向與所住的涅槃都不可得。二十三：若菩薩三時都不住，沒有戲論，則是修般若波羅蜜。二十四：菩薩思維一切行持是無生，發大悲，但不起眾生想。二十五：若菩薩起眾生與苦想，則是計度，非般若波羅蜜。二十六：菩薩對於自己、眾生與諸法都不起生與無生之想。二十七：若菩薩於世俗一切名言都遠離生與滅，便能證最上智。二十八是總結：若菩薩如是行持無疑惑，安住平等，了達法自性無所得，則是修般若波羅蜜。

⁶ 見如 E. Obermiller ed.,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p. 1; Akira Yuyama ed.,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p. xiii-xiv, 湯山明教授還舉出 J. May 與 J. Brough 也有同樣的看法。

四、《雲居寺本》翻譯底本的問題

如上所說，羅炤認為《雲居寺本》是由梵語本直接譯出，然而他沒有注意到此西夏的漢譯的譯詞與表達方式都透露，它是以藏譯本為底本。甚至一些與其他傳本不同的內容，都只能從翻譯藏譯的前加字或對藏譯的誤解才可能得到解釋。由於羅炤沒有深入研究《雲居寺本》的經文，本文將比對各傳本的結果列於下：

(一) 從譯語分析

從《雲居寺本》所用的譯語可以看出直接譯自藏譯本的證據，因為這些譯語與傳統的翻譯非常不一樣，反而與藏譯的表達方式一致。以下先列出《雲居寺本》與傳統的翻譯非常不一樣的譯語，以及其對應梵文本與藏譯本的術語，然後於表格之後再加以說明：

	梵文	藏譯	《雲居寺本》 之漢譯	傳統漢譯
1	prajñāya pāramita	shes rab pha rol phyin pa	慧到彼岸	明度、智度、般若 波羅蜜
2	bodhisattva	byang chub sems dpa'	菩提勇識	闍士、菩薩、菩提 薩埵
3	mahāsattva	sems dpa' che	大勇識	摩訶薩
4	prema	dga'	喜	愛樂
5	na upalabdhi, no labhati, na ca labhyate, nopalabdhīḥ	mi dmigs, dmigs pa mi 'gyur, dmigs su med	無所緣、不可作 所緣、無所緣	不可逮、不可得、 不可知
6	śreṇika parivrajaka	kun tu rgyu ba phreng can	遍行鬘	勝軍梵志、外道
7	upaśāntacārī	nye bar zhi spyod pa	親修習於寂滅行	寂靜行
8	samābhirūḍho	zhugs pa	趨入	登

9	nirvāpayi	mya ngan zlo	令…度苦厄	消滅
10	mahāvīmāno	gzal med khang chen	勝妙大宮殿	大殿
11	samatikramu, saṃprahaṛṣaṇa	yang dag 'das, yang dag par rab tu dga' bar mdzad pa	真實遠離、實令 歡喜	超過、遠離、欣喜
12	parijānaya māna	yong su shes gyur pa	至能了達	遍知、通達

- 1) 在第一品「般若波羅蜜」(對應 RgsA 和 B: *prajñāya pāramita* 以及 Tib.A 和 B: *shes rab pha rol phyin pa*) 出現很頻繁,《雲居寺本》都翻譯為「慧到彼岸」,與傳統不同。中國古人對梵語 *prajñāpāramitā* 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傳統早期的翻譯有義譯「明度」或「智度」,也有音譯「般若波羅蜜」。「慧到彼岸」則顯然是藏譯 *shes rab pha rol phyin pa* 的義譯, *shes rab* 即「慧」, *pha rol*「彼岸」,而 *phyin pa*「到」。
- 2) 另外,經常出現的是傳統上義譯「闍士」,而音譯「菩提薩埵」或「菩薩」,即對應梵語 *bodhisattva*、藏譯 *byang chub sems dpa'*。但《雲居寺本》對此術語的翻譯異於傳統,即「菩提勇識」,明顯是藏譯 *byang chub sems dpa'* 的翻譯。前者「菩提」採用中國傳統對梵語 *bodhi*,即對應藏譯 *byang chub* 的翻譯,後者「勇識」則是藏譯的 *sems dpa'* 的義譯, *sems* 意謂「心識」,而 *dpa'* 意謂「勇武」、「無畏的勇氣」。
- 3) 還有,出現多次的「大勇識」,尤其在偈頌 17a 和 d,是對應梵語 *mahāsattva* 以及藏譯 *sems dpa' che*。然而這樣的譯語卻與傳統的義譯「大士」或音譯「摩訶薩」不同。「大勇識」明顯譯自藏譯, *sems* 意謂「心識」,而 *dpa' che* 是「大勇猛」之義。
- 4) 1a 「以最勝喜敬信」中之「喜」有可能譯自 Tib.A 與 B 之 *dga'*, 藏文 *dga'* 本有「喜悅」與「愛樂」之義。漢譯習慣將梵語 *prema* 或與其相等的印度語譯成「愛樂」。《法賢本》「發淨信心」無相對

之譯詞。

- 5) 5a 與 5b：「無所緣」明顯譯自藏譯 *mi dmigs*。其對應的梵語 *na...upalabdhi* 在中國傳統上都譯作「不可得」或「不可知」。同樣的，12c：「不可作所緣」是對應 Tib.A 與 B：*dmigs pa mi 'gyur*。與此偈相等在 RgsA 與 B 是 12b，那裡則出現 *no...labhati*，意謂「不獲得」。還有在 22a 和 b「無所緣」，在 22a 處梵語本 RgsA 和 B：*na ca labhyate*，而 Tib.A：*mi dmigs* 和 Tib.B：*dmigs su med*；在 22b 處 RgsA 和 B：*nopalabdhiḥ*，而 Tib.A 和 B 都是 *mi dmigs*。
- 6) 7a 出現「遍行鬘」，明顯譯自藏譯 *kun tu rgyu ba phreng can*，因為 *kun tu* 意謂「遍」，*rgyu ba*「行」，而 *phreng can*「鬘」。雖然此術語是對應梵語本 RgsA 和 B：*śreṇika parivrajaka*，但梵語只意謂「[修行上]有階位的[外道]出家者」，⁷並無「遍行鬘」之義。
- 7) 14c：「親修習於寂滅行」中之「親」字可能譯自藏譯 *nye ba*。此藏語通常翻譯梵語前加字 *upa*，見 RgsA 和 B：*upaśāntacārī*，Tib.A 和 B 譯作 *nye bar zhi spyod pa*。此前加字有「接近」、「親近」或表達恭敬、隸屬於下之意。從梵語很清楚看出 *upa* 是 *śānta*，而非動名詞 *cārī* 之前加字，*upaśānta* 意謂：「寂靜」。《雲居寺本》把「親」理解成「修習」(*cārī*)之前加字，應該由於不解 *nye bar zhi* 乃梵語 *upaśānta* 之翻譯，而把 *nye bar* 當作副詞所造成。
- 8) 18b：「即能趨入諸佛最上乘之中」中的「趨入」不像譯自梵語本 RgsA 和 B：*samābhirūḍho*「登上」，反而與 Tib.AB：*zhugs pa*「進入」一致。
- 9) 21b：「若乘於彼令諸有情度苦厄」中「令…度苦厄」簡直是藏譯本 Tib.A 和 B：*mya ngan zlo* 的意譯，而梵語本 RgsA：*nivāpayi* 和 B：*nirvāpayi* 是「令出離」或「令般涅槃」之義。

⁷ 梵語 *śreṇikāḥ parivrajakāḥ* 在漢譯如《道行》：「餘道人」(頁 426b4-5)；《鈔經》：「外外小道」(頁 509a19) 都是指外道。根據 Edgerton 的說法，*śreṇikāḥ parivrajakāḥ* 是指外道的修行人，有可能主要是指耆那教的修行人，見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8), p. 536b。

- 10) 21c : 「此大乘體如空勝妙大宮殿」中修飾宮殿之形容詞「勝妙」明顯對應藏譯 Tib.A 和 B: gzhäl med khang chen 之 gzhäl med。在藏文 gzhäl med khang 與 gzhäl yas khang 同義，即指在材料、規模以及功德上無可倫比的宮殿，也即是《雲居寺本》「勝妙」之翻譯。梵語本 RgsA 和 B: mahāvimāno 只有「大宮殿」之義，沒有「勝妙」。
- 11) 27b : 「是等悉皆真實遠離於生滅」中之「真實」明顯是藏譯 yang dag 之翻譯。在此偈 yang dag 是對應梵語前加字 sam，在 Tib.A 和 B 都出現 yang dag 'das，也即是 RgsA 和 B: samatikramu 的翻譯，⁸即「完全超越」的意思。在梵語此前加字有「完全」的意思，但沒有「真實」的涵義。然而藏文 yang dag 除了對應梵語 sam 的翻譯以外，本身也有「真實」之義。另外一個地方同樣在藏譯是 yang dag，即偈頌開始前的一段散文有 yang dag par rab tu dga' bar mdzad pa，《雲居寺本》同樣譯作「實令歡喜故」。因此這裡的「真實」明顯是藏文 yang dag 的翻譯。這現象顯示，《雲居寺本》是翻自藏譯本。
- 12) 28c 「至能了達諸法自性無所得」中之「至能了達」明顯是翻譯藏譯 yong su shes gyur pa，此是對應梵語 pari jānāyamāna⁹。換句話說，「至能」是翻譯前加字(藏:)yong su，因為藏文 yong su 除了對應梵語前加字 pari 以外，還有「完全」或「遍」之義。此偈在藏譯是如此：Tib.A 和 B: chos rnam rang bzhin med par yongs su shes gyur pa/，而梵語本是如此：RgsA 和 B: prakṛtī-asanta pari jānāyamāna dharmān/。
- 以上這許多例子顯示，《雲居寺本》的表達方式是與藏譯一致的。

⁸ 見 Tib.A: skye ba kun las yang dag 'das shing thal byas nas/ ; Tib.B: kun la skye ba dang ni yang dag 'das spangs nas/;以及 RgsA 和 B: sarveṣ' upādusamatikramu nirgamitvā/.

⁹ 此 pari jānāyamāna 是現在式分詞，見 Yuyama, *A Grammar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 Sanskrit Rezension A, p. 173.

(二) 從內容的前後次序分析

在字句或者偈頌的前後次序上，《雲居寺本》也出現與藏譯一致，而梵語本不同的地方，例如：

- 13) 1cd:「正入利生欣妙勝慧到彼岸，于彼諸有勇猛所行應諦聽」與 Tib.A 以及 B 一樣，將梵語 1d 之「勝慧到彼岸」(shes rab pha rol phyin，對應梵語 *prajñāya pāramita*) 放入 1c：'gro don mngon zhugs des pa'i shes rab pha rol phyin/，並把 1c 之「諦聽」(mnyan pa，對應梵語 *śṛṇutā*) 放入 1d：gang la dpa' rnams spyod pa de ni mnyan par gyis//。
- 14) 12bc:「所行之行了達即彼無所行，若行於法，彼亦不可作所緣，」與梵語次序不合：no cāpi so labhati yatra carāti dharme/ caraṇaṃ ca so acarāṇaṃ ca prajānayatīvā「然而他不得他所行的法，他清楚知道行與非行。」，但與藏譯合：Tib.A: des ni spyod dang mi spyod rab tu shes pas na/ chos gang spyod pa de yang dmigs par mi 'gyur te/「當他清楚知道行與非行時，所行的法，他也緣不到。」 Tib.B: des na spyod med spyod pa yin par rab shes phyir/ chos gang spyod pa de yang dmigs pa mi 'gyur te/「因此，他清楚知道非行即是行，所以連所行的法，他也緣不到。」
- 15) 24b:「諦觀無生如是審察行諸行」的次序上「諦觀無生」位於「如是審察行諸行」之前。前者對應梵語：anupādu vicintayitvā，及藏文：skye med rnam par bsams te；而後者對應梵語：evaṃ carantu，及藏文：'di ltar spyod byed cing。《雲居寺本》此偈頌的次序與藏譯本同，Tib.A 和 B: skye med rnam par bsams te 'di ltar spyod byed cing/，但與梵語本相反，RgsA 和 B: evaṃ carantu anupādu vicintayitvā/。

以上這些例子很難以巧合來看待，它們反而是《雲居寺本》直接譯自藏譯的跡象。

(三) 從內容的差異分析

在藏譯對複合詞的理解與梵語本不同時，《雲居寺本》則與藏譯本的理解一致，如：

- 16) 18a：「廣大捨¹⁰施、大慧及有大威德」三者詞性並不一致，前二者是菩薩的功德，後一是菩薩的形容詞。前二與梵語本不合，因為在梵語本此三者都是多財釋複合詞，形容菩薩，見 RgsA 和 B: mahadāyako mahatabuddhi mahānubhāvo；反而與藏譯本一致，在藏譯本中三者皆是菩薩的功德，見 Tib.A 和 B: gtong ba che dang blo che ba dang mthu che dang/。雖然後一「有大威德」符合梵語的多財釋複合詞，但也許只是巧合而已。
- 17) 18c：「着大甲冑摧伏諸魔之詔曲」中「諸魔之詔曲」與梵語本 RgsA 和 B: namuciṃ śāthu「惡魔」不同，但與藏譯本 Tib.A: bdud kyi gYo sgyu 和 Tib.B: bdud kyi sgyu「魔之詔誑」一致。藏譯本會有此理解，也許將 namuciṃ śāthu 理解為 namuciṃ śāthyam，才可能造成的翻譯。
- 可見，《雲居寺本》在翻譯中以藏譯的理解為主。

五、《雲居寺本》的藏譯底本問題

(一)《雲居寺本》與 Tib.B 一致，與 RgsA,B 以及 Tib.A 不同

當 Tib.B 與其他三個傳本 - RgsA 和 B 以及 Tib.A - 不一致的時候，《雲居寺本》通常與 Tib.B 相同。例如：

- 1) 7a：「譬如了解苦行棄入遍行鬘」與 Tib.B 比較接近: ji ltar kun tu rgyu ba phreng can shes pa yis/。因為譯詞「鬘」與「了解」各應譯自 phreng can 以及 shes pa，此二者在 Tib.A 之 7a 都沒有：ji ltar kun tu rgyu ba bzo sbyangs phyi rol gyi/。「了解」應譯自梵語 jñānu，在 Tib.A、

¹⁰ 在《雲居寺本》：「廣大舍施…」，「舍」疑是「捨」之簡寫。

RgsA 與 B 在 7b 才出現。它也不是參考《法賢本》，因為後者：「菩薩若求出家智」與其他傳本完全不同。因此《雲居寺本》這一偈非譯自梵語本，也非抄自《法賢本》。

- 2) 7b:「照見五蘊無所緣故得解脫」中之「無所緣」譯自 Tib.B: dmigs med: dmigs med phung po rnam par 'jig pa 'byung ba ltar/。在 Tib.A 中 dmigs pa 的對象不同，而且沒有否定詞：phung po rnam par 'jig cing shes pa dmigs par gyur。RgsA 與 B: vibhāvanā 與 Tib.A 一樣，意謂「毀滅」。《法賢本》此偈的「無實相」很奇特：「照見五蘊無實相」。
- 3) 9d:「即是著相不能信解無生處」中之「信解」應譯自 Tib.B: dad (ma yin)，因為 RgsA 與 B: asakto, Tib.A: reg (ma yin) 意謂：「觸證」。《法賢本》9d 內容很奇特：「行無相化不著句」。
- 4) 10ab:「若有非色非受非想亦非行，於彼識蘊無行無住而修者」的句型簡直一字對一字從 Tib.B 譯出：gang zhig gzugs min tshor min 'du shes sems pa min/ rnam par shes la mi spyod gnas pa med par spyod//，而 Tib.A: gzugs dang tshor ba dang ni 'du shes sems pa dang/ rnam par shes la mi spyod gnas med gang rgyu ba/則正確地理解 RgsA 與 B 的所有否定詞都是否定動詞「行」。《法賢本》10a 中的否定詞理解為否定五蘊，而 10b 中的否定詞為否定動詞「行」：「無色受想行識等，不行是名無相行」。
- 5) 10c:「彼所修行亦復無緣慧堅固」中之「無緣」顯然譯自 Tib.B: mi dmigs，但 Tib.A: khas len mi byed de，與 RgsA 以及 B 一致：na upagacchati，意謂：「不許諾」。
- 6) 12b:「所行之行了達即彼無所行」對應 Tib.A 與 B 之 12b，但 RgsA 與 B 之 12c。在 RgsA 與 B 以及 Tib.A 「行」與「無行」是平行，因為兩者在那裡都以 ca 或 dang 連接，然而 Tib.B(spyod med spyod pa yin par)則沒有，可如《雲居寺本》理解為主詞與補語之關係。這與《法賢本》的 12c 一致：「行無所行了知已」。

- 7) 13b:「諸愚童輩於彼計度作有無」中的「有」與「無」是平行，這跟 Tib.B 一致: *yod dang med par byed*, 但跟 RgsA 與 B (*avidya karāṭi vidyām*)以及 Tib.A(*med pa yod par byed*)不同。後面三個傳本理解二者為主詞與補語之關係。《法賢本》也把「有」與「無」看成平行:「愚癡著相謂有無」。
- 8) 17b:「於諸有情集會眾中最為尊」中文字的次序與 Rgs A 和 B 不同: *mahatāya agru ayu bheṣyati sattvarāṣe/*, 但與 Tib.B 非常一致: *sems can tshogs rnam mang po'i mchog tu gyur pa dang/*。Tib.A (*'di ni sems can phung po chen po'i mchog 'gyur dang/*)如梵語般有「此」, 也有形容詞「大」, 都是《雲居寺本》所沒有的。《法賢本》內容很奇特:「得第一義眾生中」。
- 9) 19cd:「如彼所戮菩提勇識亦如是, 了達眾生皆如幻化無不畏」將「了達」以及了達的內容置於 19d, 與藏譯 Tib.B 相同: *bsad bya de dag ci 'dra de ltar byang chub sems/ 'gro kun sprul 'drar rab shes de la 'jigs pa med//*, 但與其他傳本不同。在其他的傳本「了達」出現於 19c, 而在 RgsB 和 Tib.A 連了達的對象「眾生」也出現於 19c。見 RgsB: *yatha te ca māya tatha jānati sarvasattvān/ nirmāṇu sarva jagato na ca tasya trāso//*; Tib.A: *sgyu ma ci 'dra de 'drar sems can de kun shes/ 'gro kun sprul pa 'dra bar de la 'jigs pa med//*; RgsA: *yatha te 'hatāyu tatha jānati bodhisattvo/ nirmāṇu sarva jagato na ca tasya trāso//*《法賢本》此處的翻譯非常自由, 把魔術家理解為「幻化」, 把砍下眾人的頭理解為在眾人面前砍首, 然後把動詞「知」放到 19d:「幻化四足俱胝數, 多人眾前悉截首, 一切世界皆幻化, 菩薩知已得無畏」。
- 10) 22a:「若有乘此往¹¹逝於方無所緣」將「此」理解為「乘」之工具, 這只能從藏譯 Tib.B 的誤譯, 因為藏譯 Tib.B 的 *gang*「此」擺在動詞 *zhon*「乘」的前面, 可能被理解為所乘的工具, 見 Tib.B: *gang zhig zhon nas phyogs su 'gro ba dmigs su med/*, 而梵語本的格則很清

¹¹ 在《雲居寺本》此字為「住」, 應是「往」之錯字。

楚是指乘者，見 RgsA 和 B: *na ca labhyate ya vrajate diśa āruhitvā*。至於藏譯 A 傳本不但 *gang* 「此」被調到動詞 *zhon* 「乘」的後面，而且有 *de* 與 *gang* 相呼應，也不會造成此誤會，見 Tib.A: *zhon nas gang zhig phyogs su 'gro ba de mi dmigs/*。《法賢本》內容很奇特：「大乘之乘不可得」。

- 11) 25b:「念諸有情，爲作饒益，令離苦」與藏譯 Tib.B 一致：*'gro ba rnam kyī don bya sdug bsngal spang snyam ste/*，但與其他傳本不同。藏譯 Tib.A 與 RgsA 一樣，是說「行苦」，見 Tib.A: *sdug bsngal spyad par bya cing 'gro don bya snyam de/*以及 RgsA: *carīṣyāmi duḥkha jagatī kariṣyāmi arthaṃ/*。梵語本 RgsB 則說「作苦」，見 RgsB: *kariṣyāmi duḥkha jagatī kariṣyāmi arthaṃ/*。¹²《法賢本》也是「修」：「修諸苦行，有苦相」。
- 12) 27c:「即獲甘露勝妙無比最上智」中之「無比」正對應 Tib.B 之 *gzhal med*，見 Tib.B: *ye shes 'chi med dam pa de las gzhal med thob/*。其他傳本都作(梵：)*na ... pareṇa*，(藏：)*gzhan med* 「無他」，見 RgsA 和 B: *amṛtaṃ ti jñānu paramaṃ na tu yo pareṇa/*; Tib.A: *'chi med ye shes mchog thob de las gzhan med de/*。《法賢本》雖很奇特，但也是「無比」：「最上無比甘露智」。
- 13) 28b:「具勝慧者應知安住於平等」與藏譯 Tib.B 一致：*shes rab ldan de mnyam nyid gnas par shes par bya/*，但與其他傳本不同。其他傳本都說：「應知，他擁有方便及般若而住」，見 RgsA: *jñātavya so viharate sa-upāyaprajño/*; RgsB: *jñātavya yo viharate sa-upāyaprajño/*; Tib.A: *de ni thabs dang shes rab gnas par shes par bya/*。《法賢本》內容很奇特：「了知方便無所求」。

以上顯示：第 1 項(「鬘」與 Tib.B 同)、第 4、8 項(文字次序與 Tib.B

¹² 這裡是根據 Yuyama 的修改，見 Yuyama,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mcaya-gāthā (Rgs),” p. 208。但我認爲 Obermiller 修改成 *hariṣyāmi*，並非沒有道理，因爲在寫本中經常 *h* 會誤寫成 *k*。

同)、第 9 項(句型與 Tib.B 同)以及第 10 項(對 Tib.B 的 gang 和 zhon 的誤解所造成的理解)都是參考藏譯的證據。而加上其他項目則顯示《雲居寺本》所參考的藏譯本與現存的 Tib.B 非常接近。

(二)《雲居寺本》與 Tib.B 以及其中 Rgs 傳本一致，
與 Tib.A 不同

若《雲居寺本》與其中的梵語本相似時，勿以為前者譯自梵語本，因為在這些地方往往 Tib.B 也與有關的梵語本一致。

- 1) 《雲居寺本》2b 與 2c 的次序：「若有花果藥草叢林繁茂者，皆因龍王龍王安住無熱池」與 RgsA, RgsB 以及 Tib.B (me tog 'bras ldan sman dang nags tshal skyed byed pa/ ma dros gnas pa'i klu dbang klu bdag brten gnas te/) 一致，但 Tib.A 將 2b 與 2c 前後掉轉：ma dros gnas pa'i klu dbang klu bdag rab brten nas/ me tog 'bras bu sman dang nags tshal skyed byed de/。
- 2) 3c：「令彼獲得至聖安樂之果者」中有「聖」是對應梵語 *arya* 與藏譯 'phags。Tib.A 沒有 'phags 「聖」：bde ba mchog dang byed dang de yi 'bras thob pa/，但 RgsA 和 B (paramāryasaukhyakriya tatphalaprāptitā ca) 與 Tib.B (mchog 'phags bde ba byed dang de yi 'bras thob pa/) 有。
- 3) 8a：「又此勝慧從何，是何，何所屬？」與 RgsA 和 Tib.B 一致，同樣沒有問「為什麼」。RgsB (kasmāt) 和 Tib.A (gang gi phyir) 卻有「為什麼」。
- 4) 11a 「自寂靜」與 RgsA、B：ātmaśānta 以及 Tib.B：bdag zhi 一致，但與 Tib.A: rab zhi 「極寂靜」不同。
- 5) 11d：「云何如是，了達諸法自性故」與 RgsA, RgsB 以及 Tib.B 一致。然而 Tib.A 將 RgsA 以及 RgsB 中的 artha (kasmārtha 「什麼原因」)與後面的 dharma 「法」連在一起理解：ci phyir zhe na don chos rang bzhin yongs shes phyir。

- 6) 19c:「如彼所戮菩提勇識亦如是」與 Tib.B 一樣,同有「所戮」,而 RgsB 和 Tib.A 沒有,RgsA 則有否定詞 'hatāyu。¹³另外,此偈還有「菩提勇識」,即相對 RgsA: bodhisattva 以及 Tib.B: byang chub sems 「菩薩」,但對應此 RgsB: sarvasattvān 和 Tib.A: sems can de kun 「眾生」。
- 7) 23a 和 b:「菩提勇識不緣初際及後際,及亦不緣現在三世皆清淨」的文字前後次序與藏譯 Tib.B 完全一致: byang chub sems dpa' sngon gyi mtha' dang phyi mtha' dang/ da ltar byung bar mi dmigs dus gsum dag pa ste/, 但與藏譯 Tib.A 不一樣: sngon gyi mtha' dang phyi ma'i mtha' dang da ltar yang/ byang chub sems dpa' mi dmigs dus sum dag pa ste/。梵語本 RgsA 和 B 則與 Tib.B 相近: pūrvāntato na upalabhyati bodhisattvo/ aparāntato pratiupanna triyadhvaśuddho/。

以上的例子一再顯示,《雲居寺本》所參考的藏譯本與現存的 Tib.B 非常接近。

(三)《雲居寺本》與 Tib.A 一致與 Tib.B 不同

《雲居寺本》與 Tib.B 相近的地方很多,但與 Tib.B 不同,而與 Tib.A 一樣的地方卻很少,試將它們說明如下:

- 1) 2d:「威神力」與 Tib.A: dpal gyi mthu 相近,但與 Tib.B: mthu dpal 相反。但「威神力」非常有可能是中文的習慣表達,與藏譯無關。
- 2) 12d, 23d, 24d, 25d, 26d, 28d「最上」或 14d「最勝」(對應藏文 mchog) 是形容「行」,而非「般若波羅蜜」。這與 Tib.A 一致: spyod mchog, 但 Tib.B 則形容「般若波羅蜜」: shes rab pha rol phyin mchog。

以上(三)顯示《雲居寺本》的底本與 Tib.B 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¹³ 但這否定詞在連音上是看不出來,因為在寫本裡並沒有標示被連音吞掉的否定詞「',這只是校勘者加上去的。

(四)《雲居寺本》與所有傳本都不一致

雖然《雲居寺本》與 Tib.B 非常接近，但也有一些地方與所有傳本都不一樣，有些可能是誤譯所造成，有些卻不容易解釋，究竟是內容的不同，或是爲了湊足字數而添加，並不容易判斷。這些地方說明如下：

- 1) 1b：「蠲除煩惱超出障蓋垢染中」，RgsA、Tib.A 與《法賢本》中「障蓋、煩惱、垢染」三者形成一複合詞。至於 RgsB 與 Tib.B 則以「障蓋」與「煩惱」爲一複合詞，而「垢染」則獨立於此複合詞外。
- 2) 《雲居寺本》偈頌 2 多出一偈，共有 5 偈。此多出的一偈是重複了 2c：「皆因龍王龍主安住無熱池，此即是彼龍主安住無熱池。」這應是誤抄所致。
- 3) 4a：「云何如是？諸有能說世尊教」對應梵語 *kim kāraṇaṃ ya jinu bhāṣati dharma-netrī*。RgsA 與 B 傳本在這句無差異。此句的意思是：「什麼原因佛要說法的形態」，其他所有傳本與 Rgs 相當一致，《法賢本》：「云何佛說此法眼」的「法眼」也是 *dharma-netrī* 的翻譯，因爲 *netrī* 也有「眼睛」之義。但《雲居寺本》的「世尊教」則很奇特。除了「諸有能」可以是對應 *jinu*、而「說」對應 *bhāṣati* 的翻譯之外，「世尊教」卻很難對應 *dharma-netrī*。
- 4) 7b：「照見五蘊無所緣故得解脫」中之「得解脫」在所有傳本都沒有。
- 5) 20b：「非實有故，即是解脫非纏縛」中「解脫」是肯定，而「纏縛」是否定，這與所有傳本都不一致。RgsA 和 B: *bandhu* 以及《法賢本》「纏縛」都是指五蘊的繫縛，而在 Tib.A 和 B 兩者都是否定：*ma bcings ma grol*。
- 6) 21d：「以此能令親獲安隱之喜樂」中之「親」應指親戚，但在所有傳本都沒有。在其他的傳本只說：「最好的乘能令獲得喜、樂、安隱」，見 RgsA 和 B: *sukhasaukhyakṣemam abhiprāpuṇi yānaśreṣṭho*；Tib.A: *dga' skyid bde ba mngon par thob byed theg pa mchog*；Tib.B: *dga' skyid bde ba mngon par thob byed theg pa'i mchog*。《法賢本》：「菩

薩由得安隱樂」。

- 7) 22d:「是故即彼真實說爲歸圓寂」中之「真實」是所有傳本都沒有的。但有可能是對應藏譯本 Tib.B: rab tu 的翻譯，rab tu 是對應梵語前加字 pra，見 RgsA 和 B: pravucyati。藏譯傳本 A 沒有 rab tu，見 Tib.A: de phyir de ni mya ngan 'das shes brjod pa yin.

以上顯示《雲居寺本》的底本與現存的傳本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五)《雲居寺本》參考 RgsA 與 B 類似的梵語本的證據？

以上所舉都是《雲居寺本》參考藏譯本的證據。至於前者參考梵語本的可能性在第一品只有一條，而且並非很肯定的證據，說明如下：

16c:「能速證」中的潛能式從藏譯 Tib.A 和 B: reg 很難看得出來，因此令人懷疑《雲居寺本》參考了梵語本 RgsA 和 B: sprśisyati，並且此偈中的潛能式是表達梵語的未來式，因為梵語的未來式也有潛能的用意。但這並不必然，此偈的內容是說菩薩速證佛的菩提，所以動詞非常明顯是未來或潛能式。《雲居寺本》此偈也只有翻成未來或潛能式才通。

(六)小結

總而言之，《雲居寺本》處處呈現它與藏譯本的關係，反而唯一可能參考梵語本的例子卻是那麼不肯定，因此，它是譯自藏語本的事實是不容否定的。除此之外，它與 Tib.B 非常接近，只有如第五節(三)與(四)所顯少數不一樣的地方。這只能說明《雲居寺本》的藏譯本雖然非常接近 Tib.B，但卻是與現存藏譯本不完全一致的，有可能另一個 Tib.C 傳本。

六、《雲居寺本》參考《法賢本》的問題

《雲居寺本》有些字句與《法賢本》相同，前者有可能參考了後者。但是這些例子不多，也許因為《法賢本》的內容奇特，與其他傳本都不

同，因此《雲居寺本》能借用的翻譯並不多。

- 1) 6b：「於彼無有所著纖塵之處所」不能對應藏譯，¹⁴反而像似與 RgsA (vijñānasthānu aṇumātra na bhonti tasya) 的文字一致。「於彼無有」對應 na bhonti tasya，「纖塵」aṇumātra，「所著…之處所」sthānu。然而若對照《法賢本》，則發現它是抄自《法賢本》：「不著纖塵無處所」。所不同的只是《雲居寺本》將《法賢本》七字一偈改爲每偈十一字。
- 2) 8b：「如是推窮照見一切法皆空」中之「照見一切法皆空」與《法賢本》8b 的句子一模一樣，《雲居寺本》很可能參考《法賢本》。
- 3) 15d：「壞器盛水」與《法賢本》完全一樣。
- 4) 20b：「纏縛」與《法賢本》完全一樣。
- 5) 23c：「若是清淨，即謂無爲無戲論」與《法賢本》：「清淨無畏無戲論」相近。《法賢本》之「無畏」不能對應梵語 anabhisamskṛtu，也不能對應藏文 'dus ma byas。可能《雲居寺本》的譯者在翻譯此句時，雖採用《法賢本》，但也參考了藏譯本，而加以修訂。

七、結語

從第四節(一)至(三)以及第五節(一)可看出，《雲居寺本》在選擇譯語上與句型上普遍受藏譯的影響。第五節(四)顯示，《雲居寺本》與所有傳本不一致的地方不多，而且這些獨特的地方不排除是譯者爲了湊足十一字一句的字數自己添加或自由的翻譯。若從表達的方式來判斷，《雲居寺本》雖是漢譯，但與藏譯的表達方式一致；從文字的次序、偈頌的前後來看，與藏譯 Tib.B 也相似；甚至如第五節(一)所顯示，內容也與藏譯 Tib.B 相同，而與其他傳本，尤其是 RgsA 和 B 以及 Tib.A 不一樣。

¹⁴ Tib.A: de la nram shes gnas ni rdul tsam mi rnyed pa/, Tib.B: de la nram shes gnas ni rdul tsam yod pa min/. 此二藏譯本與梵語本一致，內容大概是：「他絲毫不住於識」。

第五節(二)說明，即使《雲居寺本》與梵語本 RgsA 和 B 有一致的地方，通常也是與 Tib.B 相同。這許多的證據顯示，《雲居寺本》(即其漢譯部分)是直接譯自藏譯。而此藏譯應該就是與它合璧的，並且與 Tib.B 非常相近的藏譯本，有可能是另一傳本 Tib.C。羅炤忽視了一點，即 Tib.B 也是十一字一句的偈頌。很可惜他沒有對照合璧的藏譯本與 Tib.B，也沒出版合璧的藏譯，所以我們無從確實知道合璧的藏譯本與 Tib.B 之間有多大的差異。



(收稿日期：民國 98 年 8 月 28 日；結審日期：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

引用書目

1. 宗玉嫩，〈從〈空品〉看《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的關係〉，《圓光佛學學報》，第 12 期，台北，2007 年，12 月。
2. 宗玉嫩，〈《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關係探微 —— 以第一品爲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 14 期，台北，2009 年，一月。
3. 羅炤，1983，〈藏漢合璧《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第 14, 4 期，北京。
4.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8.
5. Obermiller, E. ed.,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Delhi: Sri Satguru (1st Ed., 1937), 1992.
6. Yuyama, Akira. *A Grammar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 Sanskrit Rezension 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7. Yuyama, Akira.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zension 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簡稱梵文校勘爲 RgsA，藏文爲 Tib.A), 1976.
8. Yuyama, Akira.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Rgs),” Lewis Lancaster ed.,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ur of Edward Conz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203-218, 1977.

